

語言教育賦能勞動力職業技能提升： 中國與日本「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實踐對比研究*

李怡

(北京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

摘要：「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作為國際中文教育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的創新教育形式，致力於滿足各國民眾學習中文和發展職業技能的雙重需求，體現中國作為中文母語國負責任大國形象。以日本經驗為對照，分析發現中日「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在以語言教育賦能勞動者職業技能提升、遵循語言國際傳播客觀規律和尊重學習者需求三方面存在相似性，且在學生來源國別分佈及職業行業分佈上存在部分重合，但在語言習得環境、深層動機觸發等方面存在差異。通過教學對象、學習動機、施教主體和教學資源建設等方面對比，發現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在教學對象學習動機深固、官民並舉—企業為主組織教學、教學資源建設靈活開放等方面有值得借鑒之處。受此啟發，我們認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應進一步做好學習動機管理，提高中文學習附加值；促進走出去企業深度參與「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提高「中文+職業技能」教育資源可及性，創設開放、包容、易觸達的資源共建共用環境。

關鍵詞：國際中文教育、中文+職業技能、外國人技能實習生、職業技能日語教學、語言國際傳播

* 收稿日期：2024 年 08 月 05 日；通過日期：2025 年 08 月 08 日。本文受中國高等教育學會 2024 年度高等教育科學研究規劃課題：來華留學生講好中國故事「知一行一述」國情教育模式探索（課題編號：24LX0402）；2021 年度北京工業大學課程思政示範課程培育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理論與實踐（KC2021SZ035）；北京工業大學第一批一流本科課程建設項目「漢語國際教育理論與實踐」；北京工業大學第三批一流本科課程建設項目「科技漢語」；北京工業大學本科智慧課程建設項目「科技漢語」資助。

Language Education Empowers Labor Force to Improve Vocational Skill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Language +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in China and Japan

Li, Yi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Abstract: As an innovative form of education that integrates international Chinese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is committed to meeting the dual needs of global learners for Chinese language and vocational development, reflecting China’s image as a responsible country with Chinese as its native language. Comparing with the experience of Japanese for vocational purpos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in the “language +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in terms of empowering workers with vocational skills through language education, following the objective patterns of language globalization, and respecting learners’ needs. There is also partial overlap in the countries of origin of learners and the vocational sectors targeted. However, the two countries differ in terms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environments and the mechanisms that activate deeper learning motivations. Through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arners, learning motivations, teaching organizers, and teac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it is found that Japan’s approach to vocational Japanese instruction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including stronger intrinsic learner motivation, a joint public-private instructional model led by enterprises, and more flexible and open teac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Drawing on these insights, we believe that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education should: (1) enhance the management of learner motivation and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Chinese learning; (2) encourage deeper participation of Chinese enterprises operating overseas in program implementation; and (3) improve the accessibility of teaching resources by building an open, inclusive, and user-friendly system for collaborative resource development and sharing.

Keywords: International Chinese Language Education; Chinese + vocational skills; Foreigner vocational trainee; Japanese for vocational purposes; Language globalization

一、引言

2024 年 11 月 15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向 2024 世界中文大會所致賀信中指出，中文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文明智慧，是中國貢獻給世界的重要公共文化產品，支持服務國際社會開展好中文教育是中國作為母語國的責任。¹ 當前，全球已有 190 多個國家和地區開展中文教學，已有 85 個國家把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國際中文學習者和使用者累計已超過 2 億人。²

隨著「一帶一路」建設深入推進，越來越多中資企業走向海外，沿線共建國家對懂中文、精技術的複合型人才需求快速增長，在這一背景下，兼顧語言學習與職業技能提升的「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應運而生，需求旺盛。「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服務中國標準和文化走出去，提高國際中文教育實用性和全球適用性，發展取得顯著成效，正是中國作為中文母語國負責任大國形象的鮮明例證。當前，「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發展邁入快車道，相關理論研究總體偏少，故本文擬引入其他國家在「語言+職業技能」教學方面經驗做法，以期加深對語言技能融合型創新性教育形態的認知。近鄰日本在「語言+職業技能」教學（下文稱「職業技能日語教學」）方面有先發經驗，其自二十世紀 80、90 年代起在外國人研修制度、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下面向在日外籍勞動者開展職業技能培訓和日語教學，至今已有四十餘年歷史。本文嘗試對比、分析中日兩國「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實踐之異同，從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實踐中借鑒有益經驗，旨在為構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質量發展新體系提供參考，推動「中文+」系統化研究不斷深入。³

¹ 新華網，「習近平向 2024 世界中文大會致賀信」，新華社，<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115/c07ac339927e49d88e0abf0e11116d93/c.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5 日。

² 高毅哲，〈攜手邁向國際中文教育美好未來〉，《中國教育報》，01 版（2024.11.18）；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介紹 2024 年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有關情況」，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6283/twwd/202411/t20241114_1162957.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7 日。

³ 教育項目研究組，〈構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品質發展新體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 12 期（北京：2021.04），119-123；李怡，〈「中文+」：專門用途中文教學的新發展及問題探析〉，《國際中文教育（中英文）》，第 3 期（北京：2023.08），16-23+75。

二、理論框架

本文在語言國際傳播理論框架內探討中日「語言+職業技能」教育。語言傳播指「A 民族（包括部族）的語言被 B 民族（包括部族）學習使用，從而使 A 民族（語言領屬者）的語言傳播到 B 民族（語言接納者）。」⁴「中文+職業技能」、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均屬於在不同國家之間進行語言傳播，遵循語言傳播客觀規律。語言國際傳播實踐表明，語言傳播根本動因在於價值，其中，經濟價值是第一動力要素，或主要動力。⁵ 研究指出，接納者對中文價值和功能認識催生學習動機，進而做出學習中文的決定並付出實際行動，通過學習中文獲得好處，進而付出持續努力，是擴大中文學習受眾重要規律。⁶ 這揭示出中文國際傳播實踐中動機管理重要性。⁷

語言國際傳播另一重要規律是尊重學習者學習需求。⁸ 近年來，隨著世界各國中文學習者數量增加和學習需求日益多元，中文使用場域逐漸拓展，職業、行業、工作領域中文學習需求得到有效激發，中文學習呈現出明顯職業化、實用化趨勢，通過學習中文獲得生涯發展機會、促進就業和改善民生逐漸成為一項重要訴求。⁹

在上述理論背景下，「中文+職業技能」和職業技能日語教學既在以語言教育賦能勞動者職業技能提升、遵循語言國際傳播客觀規律和尊重學習者需求三方面存在相通性，又在教育舉辦根本目的、深層動機觸發、語言習得環境等方面存在差異。

⁴ 李宇明，〈探索語言傳播規律—序「世界漢語教育叢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4 期（昆明：2007.07），1-3。

⁵ 唐培蘭、李宇明，〈試論中文國際傳播能力〉，《中國語言戰略》，第 1 期（南京：2024.06），85-94；張治國，〈語言國際推廣與傳播理論探討〉，《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育與研究版）》，第 1 期（昆明：2022.01），1-9。

⁶ 梁昱、盧德平，〈語言傳播推拉規律及國際中文教育政策原則〉，《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第 2 期（金華：2023.09），31-44。

⁷ 賀陽，〈漢語學習動機的激發與漢語國際傳播〉，《語言文字應用》，第 2 期（北京：2008.05）23-31。

⁸ 吳應輝，〈國際漢語教學學科建設及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探討〉，《語言文字應用》，第 3 期（北京：2010.08），35-42。

⁹ 李泉，〈論專門用途漢語教學〉，《語言文字應用》，第 3 期（北京：2011.08），110-117；崔永華，〈試說漢語國際教育的新局面、新課題〉，《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 4 期（北京：2020.10），3-8；李怡，〈「一帶一路」國際學生「中文+就業」能力提升研究〉，《國際學生教育管理研究》，第 1 期（南京：2023.06），60-68；李怡，〈共建「一帶一路」視域下非洲來華留學生職業發展〉，《神州學人》，第 11 期（北京：2023.11），48-51；李怡，〈非洲來華留學生「中文+職業」人才培養研究〉，《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第 1 期（上海：2024.07），150-163。

本文將通過教學目標、教學對象、學習動機、組織機制和教學資源建設等方面的對比，甄別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可取之處，為我所借鑒使用。

三、概念界定與辨析

（一）、「中文+職業技能」教育

2019 年 12 月，孫春蘭副總理在國際中文教育大會上強調要積極推進「中文+職業技能」項目，幫助更多人掌握技能、學習中文，學界普遍將此視為「中文+職業技能」概念正式提出之標誌。¹⁰

「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屬於專門用途中文教學範疇，其內涵有廣義與狹義之分。與職業教育國際化協同發展，服務走出去企業，通過語言學習和技能培訓，為海外中資企業培養既懂技術又會中文的本土員工，「培養海外一線外籍員工用中文進行工作交際」，是「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的狹義理解。¹¹ 另據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以下簡稱「語合中心」）2021 年 12 月發佈《「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劃（2021-2025 年）》，除了為走出去企業培養海外本土員工以外，廣義的「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還應滿足孔子學院學員和國內來華留學生群體對職業中文的學習需求，以及立足走出去企業所在社區實際，為社區居民提升就業能力而提供相應語言及技能教學服務。¹²

¹⁰ 中國政府網，「孫春蘭出席國際中文教育大會並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社，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12/09/content_5459817.htm，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3 日；教育項目研究組，〈構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質量發展新體系〉，119-123；李怡，〈近五年「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研究述評〉，《國際中文教育（中英文）》，第 4 期（北京：2024.11），102-110；梁宇、劉根芹，〈「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的現狀與展望〉，《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1 期（瀋陽：2023.11），24-31；李怡，〈「中文+」：專門用途中文教學的新發展及問題探析〉，16-23+75；孟源、商若凡，〈「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發展脈絡、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 29 期（北京：2022.10），28-33。

¹¹ 梁宇、劉根芹，〈「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的現狀與展望〉，24-31。

¹² 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劃（2021-2025 年）〉，<http://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125-1643091122329263.pdf>，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7 日。

(二)、職業中文教學

「職業中文」是一個與「中文+職業技能」既有聯繫、又有區別的概念。據《職業中文能力等級標準》對術語使用的界定，職業中文（也稱業務漢語、職場漢語）指的是「特定職業環境中使用的中文」，職業中文教育是指「面向職業領域的中文作為第二語言的學習者的教育」。¹³

職業中文教學與「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有相通之處，即二者都是國際中文教育職業化、實用化發展的產物和具體表現形式，但也有一定區別。一是產生時間和背景不同。職業中文出現得更早，例如在國內外早已開設且發展較為成熟的商務漢語、經貿漢語、旅遊漢語、中醫漢語等，主要是為滿足跨國業務交往和跨文化語言生活之需求。而「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主要是配合中國企業走出去和中國職業教育向外釋放國際影響力，體現出「走出去」謀求發展的戰略取向。二是服務面向不同。職業中文教學既可以在中文母語環境下進行，也可以在非目的語環境中開展，而狹義的「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主要面向海外受眾，對接海外需求。¹⁴ 三是學習者主體不同。職業中文教學對象以大學中文學習者（未來職場人士）和在職人士為主，「中文+職業技能」教學對象主要是處於非目的語環境中的「海外中國企業雇傭或即將雇傭的外籍員工」。¹⁵ 四是教育性質和人才培養目標不同。企業外籍員工往往既不懂中文，也不具備職業技能，即語言、技能雙零基礎，尤其在工業發展落後地區，因此「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兼具語言教育和職業教育雙重性質，既要體現漢語教學的交際性和實用性，更要突出職業教育的實操性和專業性。¹⁶ 職業中文學習者有相當比例是在具備一定漢語水準基礎上拓展職業方向（如來華留學生漢語言專業商務方向），或在已有職業能力基礎之外疊加漢語（如海關漢語、外交官漢語），仍在語言教育範疇之內。

¹³ 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職業中文能力等級標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24），4；李泉，〈論專門用途漢語教學〉，110-117；胡建剛、賈益民，〈國際職場漢語教學探討〉，《世界漢語教學》，第3期（北京：2022.07），294-305。

¹⁴ 孟源、商若凡，〈「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發展脈絡、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28-33；鬱雲峰，〈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質量發展服務教育強國建設〉，《中國教育報》，第一版，（2024.11.13）。

¹⁵ 梁宇、劉根芹，〈「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的現狀與展望〉，24-31。

¹⁶ 陳曼倩、趙永生，〈「中文+職業技能」教材開發思路與實施路徑初探〉，《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4期（北京：2023.10），9-16+25。

從職業中文到「中文+職業技能」，體現出國際中文教育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在服務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過程中不斷提高自身適應性的發展路徑。

（三）、職業技能日語教學

本文所稱「職業技能日語教學」特指面向外國人技能實習生進行的、以獲取和提高職業技能為目標、協助完成特定崗位工作任務之日語語言教學。

日本於 1993 年確立「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從周邊發展中國家招募人員，以「技能實習生」身份赴日本學習職業技能，以雇傭合同的形式在工作現場邊學邊做，掌握特定職業技術，通過相應技能檢定測試和語言測試後，在當地企業從事諸如紡織及服裝加工、機械及金屬加工、食品加工、農業、建築業、養老看護等實際工作。¹⁷ 具體來說，赴日前，技能實習生在本國接受通用日語培訓，建立起語言基礎，入境日本後需參加為期兩個月的「講習」（即課堂形式的授課），持續提升職業專門用途日語能力。為幫助技能實習生更好地融入當地社會，技能實習生培養與雇傭單位（以日本中小企業為主）須提供有針對性的日語學習支援，並提供與當地社會交流、學習日本文化的機會。

值得注意的是，技能實習生日語學習主要是在目的語環境中進行（少部分在本國完成），日語學習與在日實習、就業、生活及獲得居留資格直接相關，帶有一定強制性。而「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主要是在勞動者本國進行。語言學習環境不同也帶來學習動機上差異，下文將詳細論述。

四、中日「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對比分析

（一）、教學目標

中日開展「語言+職業技能」教育在以語言教育賦能勞動力職業技能提升這一

¹⁷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技能實習生手冊（中文-簡體版）」，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https://www.otit.go.jp/240207-002.pdf>，瀏覽日期為 2025 年 7 月 8 日。

維度上具有一致目標。

「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旨在為走出去中國企業培養適用本土人才，解決企業海外用工難題，提高企業生產效率，拉動本土就業，帶動當地經濟發展，使各國更多參與分享中國經濟發展紅利。¹⁸

日本官方稱，技能實習制度基本理念是為「將在我國經培訓而獲得的技能、技術或知識轉移到發展中國家/地區，為該發展中國家/地區培養人才，為促進該發展中國家/地區經濟發展作出貢獻」。¹⁹ 官方立場之外，國際社會及學界普遍認為，技能實習制度是日本應對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緊缺難題、促進社會多元發展的重要舉措。²⁰

（二）、教學對象分析

1、主要生源國

「中文+職業技能」教學對象生源國與我國經貿投資重點領域高度重合。《2023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23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近八成流向亞洲，對東盟和非洲投資增長快速，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直接投資超過當年對外直接投資流量五分之一。²¹《教育部 2022 年工作要點》將加強我國同東盟職業教育合作、實施「未來非洲—中非職業教育合作計劃」和建立金磚國家職業教育聯盟作為我國職業教育高水準對外開放工作要點。由此可見，現階段東盟、非洲、金磚國家和「一帶一路」共建國家學生是「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重點對象。

¹⁸ 李怡，〈來華留學生就業促進與「走出去」企業本土人力資源開發協同機制研究〉，《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 12 期（北京：2022.04），63-70。

¹⁹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技能實習的基本理念」，<https://www.otit.go.jp/system/philosophy/index.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3 日。

²⁰ 張翔如，〈日本外勞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及應對〉，《國際經濟合作》，第 6 期（北京：2022.11），71-81+89；裴雯涵，〈日本擬招 80 萬有「特定技能」外國人〉，《解放日報》，008 版（2024.03.16），1。

²¹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2023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商務部新聞辦公室，<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2409/20240903537810.s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21 日。

日本技能實習生主要來源於東亞、南亞和東南亞。近年來，日本與越南、印尼、菲律賓、泰國、柬埔寨和緬甸等國家經濟往來密切，人員赴日務工、參加技能訓練、學習日語意願較為強烈，高於本國的薪資水準是吸引周邊國家勞動力赴日重要動力，據悉 2022 年技能實習生每月基本工資約為 17.8 萬日元（約合 8652 元人民幣）。²² 據厚生勞動省資料，截至 2023 年 10 月，在日本工作外國人總數突破 200 萬，比上年增加 12.4%，刷新自 2007 年義務申報以來最高記錄。²³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統計顯示，截至 2023 年 12 月底，按國籍劃分，越南籍技能實習生人數最多，超 20 萬，占技能實習生總數的 50.2%，其餘人數較多的國家依次為印尼（18.4%）、菲律賓（8.9%）、中國（7.1%）、緬甸（6.5%）、柬埔寨（3.5%）、泰國（2.8%）、蒙古（0.65%）、尼泊爾（0.54%）、斯里蘭卡（0.43%）、老撾（0.29%）和孟加拉（0.28%）。²⁴

2、重點行業職業

「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作為服務「一帶一路」經貿合作的重要舉措，其所涉及重點行業領域與中國產能國際合作重點領域密切相關。《2023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顯示，2023 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涵蓋 18 個行業門類，投資流量占比居前四位的租賃和商務服務業、批發和零售業、製造業及金融業合計投資額占當年流量總額 78.1%。²⁵ 其中，製造業投資主要流向汽車製造、電腦/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通用設備製造、有色金屬冶煉和壓延加工、非金屬礦物製品、橡膠和

²² 楊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語言推廣的實施情況調查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 期（延吉：2020.03），55-61+141-142；玉置充子、司韋，〈日本的對外語言政策、留學生政策與東南亞〉，《南洋資料譯叢》，第 3 期（廈門：2014.08），11-25；裘雯涵，〈日本擬招 80 萬有「特定技能」外國人〉，2。

²³ 厚生勞動省，「外國人雇用狀況の届出状況まとめ（令和 5 年 10 月末時点）」，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37084.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20 日。

²⁴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留外國人統計-2023 年 12 月末-23-12-01 號表」，<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oukei=00250012&tstat=000001018034&cycle=1&year=20230&month=24101212&tccl=000001060399>，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4 日。

²⁵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2023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商務部新聞辦公室，<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2409/20240903537810.s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21 日。

塑膠製品、醫藥製造、電氣機械和器材製造、化學原料和化學製品、金屬製品和專用設備製造等。此外，建築業和農、林、牧、漁業投資增幅高，較上年增幅分別達 97.2% 和 256.9%。與此呼應，〈「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劃（2021-2025 年）〉將機電設備維修技術、礦山采選技術、冶金技術、安全生產與管理、建築工程、電子商務等列為優先發展緊缺方向。

相較而言，日本技能實習制度所涉職業大多是國內勞動力缺口較大行業，職業種類也更為豐富，截至 2024 年 9 月 30 日，有包含建築、機械與金屬、紡織與制衣、食品加工、農業、漁業、看護照護等 89 個工種 163 個作業向外國人開放技術轉移。另據厚生勞動省資料，從產業分佈看，2023 年度，吸納技能實習生較多的行業依次為建築相關行業（23.6%）、食品製造業（19.6%）、機械・金屬相關行業（13.1%）、農業（7.2%）以及服裝加工業（5.8%）等。²⁶

（三）、語言學習動機

「中文+職業技能」教學對象學習目的較為多元，有的是以中文為媒介學習職業技術，如非洲職業技能型孔子學院開設的「漢語+職業培訓」相關課程；²⁷ 有的是在當地中資企業務工，接受中方員工以漢語進行的技術指導培訓，從而有使用中文的必要；²⁸ 也有來華留學生進入中國高職院校，以漢語為媒介接受學歷教育。對海外中資企業本土員工來說，語言學習具有明顯的工具型動機，語言學習環境為非目的語環境，即中文是作為「外語」加以學習和使用的。而對於來華留學生或其他來華外籍勞動者，因為身處中國，除了工具型動機以外，還兼有融入中國社會的融入型動機，此時語言學習處於目的語環境下，即中文是作為「第二語言」加以學習和使用的。

²⁶ 國際人才協力機構，「關於技能實習制度的職種與作業」，<https://www.jitco.or.jp/ja/regulation/occupation.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4 日；厚生勞動省，「外国人技能実習制度について」，<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1336196.pdf>，瀏覽日期為 2025 年 8 月 2 日。

²⁷ 劉志剛，〈孔子學院多元化傳播格局及其典型案例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 1 期（昆明：2022.01），15-21。

²⁸ 羅小如，〈埃塞俄比亞孔子學院發展特色及影響因素研究〉，《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學報》，第 3 期（天津：2020.09），69-74+78。

外國人技能實習生學習日語不單是為了掌握職業技能，也是為了在日本生活便利，即他們是在目的語環境中學習並使用目的語，既滿足職業發展需求，也滿足在異國他鄉之生存需求。首先，工具型動機十分明顯。知識學習、技能習得、生產規範與安全規則掌握都是以日語為媒介進行，因而高度依賴目的語。其次，日語能力還與居留資格有關。根據技能實習制度，在入境第 1 年實習生處於「技能實習 1 號」階段，學習日語以及基本業務技能和知識，通過「技能檢定一初級」（或技能實習評價考試一初級）考試之後，可進入「技能實習 2 號」階段，進入 2 號階段可另外獲得兩年在留資格，這期間進一步磨練和提升技能，如能通過「技能檢定 3 級」（或技能實習評價考試一專業級）考試，可進入「技能實習 3 號」階段，並獲得在日本第 4 年和第 5 年在留資格。技能實習制度最長時限是 5 年。²⁹

2019 年 4 月，日本推出「特定技能」制度，允許人手嚴重不足產業領域接收新的外國人才。根據新政，外籍勞動者憑藉特定職業技能和足夠日語能力，可向日本移民管理部門申請並獲得相應在留資格，其中，「特定技能 1 號」簽證有效期最長 5 年，「特定技能 2 號」簽證獲得者可攜配偶和子女赴日，且續簽次數不受限制，這使得外籍勞動者長久在日工作和生活成為可能。在提升外籍勞動者留日意願的諸多措施中，日語教學發揮著重要平台作用，日本各地廣設免費日語教室，搭建起外國人與本地居民友好交流平台，建立起為外國人提供服務與支援網路。據悉，日本政府僅在 2023 年度即為免費日語教室運營補助 7 億日元。³⁰

由上述分析可知，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包含在日工作、生活甚至移居日本深層次動機，這與「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存在顯著區別，我們認為這是造成中日兩國「語言+職業技能」教育深層次差異重要原因之一。

²⁹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技能實習生手冊（中文-簡體版）」，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https://www.otit.go.jp/240207-002.pdf>，瀏覽日期為 2025 年 7 月 8 日。

³⁰ 蔣豐，〈老齡化的日本社會能否化解外來移民新挑戰〉，《環球時報》，007 版，（2024.09.24），3。

(四)、組織機制與參與主體

1、「中文+職業技能」：政行企校、產教融合

2020 年起，中國教育部等相關部門陸續出台《職業教育提質培優行動計劃（2020-2023）》《關於推動現代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的意見》《關於深化現代職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等重要政策，均明確提出「推進『中文+職業技能』項目」或「探索『中文+職業技能』的國際化發展模式。」

有了國家頂層設計，在法律規定和政策指導下，孔子學院、高職院校、行業協會、企業等多方主體積極參與到「中文+職業技能」事業中來，逐漸形成政府引領、行業指導、企業參與、職業院校領銜的事業發展模式。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中文+職業技能」國際推廣基地、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中文+職業技能」國際推廣基地、中國一贊比亞職業技術學院、中泰語言與職業教育學院等代表性項目是這一模式的生動體現。³¹

語合中心發揮統籌協調作用，凝聚各類行業、企業、職業院校力量，結合「中文+職業技能」實際需要，於 2021 年 12 月發佈《「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劃（2021-2025 年）》，2024 年 1 月出版《職業中文能力等級標準》，創新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項目與職業教育融合發展。³² 截至 2024 年 11 月，語合中心支持 41 所職業院校開展「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項目 57 個，支援國內 71 所職業院校一千余名專業教師參加國際中文教師證書培訓及考試，累計支持國內 151 所職業院校組織 300 多個「中文+職業技能」特色交流項目，專業技術領域覆蓋 30 多個。其中，語合中心在 2021 年底推出中文工坊項目經過積極探索，已經形成一套較為成熟合作辦學模式，成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旗艦項目，在不到三年時間共在 21 個國家建立 28 個中文工坊，嵌入企業一線，開展訂單式人才培養，提升海外本土員

³¹ 周燕、唐正清、陳洋、謝麗果、孟晴，〈高職教育「政行企校」協同海外辦學運行機制探究——以中國一贊比亞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 2 期（北京：2021.04），51-56；人民網，「全球首家語言與職業教育學院在泰國揭牌」，人民網—國際頻道，<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22/c1002-32648787.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7 日。

³² 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職業中文能力等級標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24）。

工專業技能，加深其對中國企業文化的理解，生產安全和生產效益明顯提高。³³ 據悉，部分企業還出台鼓勵政策，為順利完成中文工坊培訓課程、並通過考核員工提薪、晉職，極大調動員工學習積極性。國內職業技術院校與企業及海外院校建立起合作關係，真正實現「教隨產出、產教融合」，實現多方共贏。

2、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官民並舉、企業主導

如前所述，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創立於 1993 年，已有 30 多年發展歷史，外國實習生作為日本多元文化共生社會重要組成部分，其日語學習與文化融入歷來受到日本社會各界高度重視。2019 年 6 月 28 日，日本頒佈《日語教育推進法》，以立法形式明確推進日語教育七個基本理念，其中，「必須與有關外國人的教育、勞動、出入境管理及其他方面執行的政策及外交政策有機協調、綜合實施」以及「必須加深外國人對日語學習意義的理解和興趣」等規定為面向技能實習生開展職業技能日語教學提供有效引導與規範。³⁴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是推進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主責單位，負責審定技能實習計劃、受理實習申請、調查並授予監理團體許可、面向技能實習生提供諮詢和援助、與回國後實習生保持聯繫等。³⁵ 在職業技能日語教育支援方面，該機構採取如資訊服務、辦講習班、開討論會、組織經驗交流會和組織教學資源開發等方式，為企業內部開展技能實習生培訓提供形式豐富支援。如《現場的日語》(げんばのほんご)系列線上教學資源，提供可免費下載教材 PDF、音頻及配套手機應用程序，支持英語、漢語、越南語、印尼語、柬埔寨語、泰語、他加祿語和緬語 8 種語言，涵蓋綜合類、機械與金屬類、食品加工類、建築類、農業類等七種職業類型。³⁶

³³ 該部分資料來源於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副主任胡志平在 2024 年 11 月 16 日舉行的 2024 世界中文大會「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專題研討會致辭中所提及的情況，由筆者整理。

³⁴ 外務省，「日本語教育推進に関する法律について」，<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koryu/edu/index.html>，瀏覽日期為 2025 年 7 月 8 日。

³⁵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關於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https://www.otit.go.jp/about>，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17 日。

³⁶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日本語學習教材「げんばのほんご」，<https://www.otit.go.jp/trainee/ja/material/genba/>，瀏覽日期為 2025 年 8 月 6 日。

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具有官民並舉的特色，這與日語國際推廣整體風格一致。³⁷ 獨立行政法人國際交流基金、公益財團法人國際人才協力機構、公益社團法人國際日本語普及協會等半官方、民間機構均積極參與技能實習生日語教學指導、教材開發、師資培養等實際工作。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各類企業作為技能實習生的實際接收單位，是實習生日常工作和技能培訓的最主要場所，企業在職業技能日語教學中發揮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因為企業是在為自己培養員工，企業直接受益，所以對外籍員工培訓工作參與度極高。日語學習者在工作現場、工作崗位上沉浸式練習使用語言，語言習得效率高，是提升技能最為有效的方式，因為技能形成的核心在於持續積累在真實工作場景中解決實際問題的經驗。

（五）、教學資源建設

1、「語言+職業技能」教學資源特點

短期速成、急用先學是「語言+職業技能」教學資源重要特點。企業生產講求效率，語言教學應緊密貼合職業技能，短期速成，形成「即戰力」。³⁸ 典型工作任務和典型工作場景挖掘是職業技能類語言教學資源建設重點。由國際人才協力機構開發技能實習生日語教學主幹教材《技能實習生實用日語·綠》，為教學資源研發者提供「技能實習生希望掌握的日語能力」匯總表，涵蓋與人建立關係、掌握職場技能、對疾病、事故、災害等處理、外出就餐和使用銀行等經濟活動、出行、收集日常生活資訊、融入所在社區七個方面、62 小項交際功能。³⁹ 其中與人建立關係和掌握職場技能兩類 34 項言語交際技能如問候、打招呼、致謝、道歉、安全生產相關表達、理解作業工具、理解作業流程、報告問題、說明狀況、讀懂說明書、參加工作

³⁷ 田中秀明，《漢語國際推廣與日語國際推廣的比較研究》，（遼寧：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19。

³⁸ 李煒，〈工業漢語教材的研發：職業教育「走出去」背景下「中文+職業技能」教材的新探索〉，錄入姜麗萍編，《首屆專門用途中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2），131。

³⁹ 限於篇幅本文不對表格內容做完整呈現，可參見 JITCO 日語教材廣場「技能實習生實用日語·綠」，<https://hiroba.jitco.or.jp/categories/index/1>，如需翻譯版本可與本文作者聯繫獲取。

佈置會等，與海外中資企業生產環境對語言使用的需求相契合，值得參考借鑒。

「與人建立關係」類交際能力著眼於人際關係建立和維護，有助於營造和諧同事關係和職場氛圍。「掌握職場技能」類交際能力與工作內容直接相關，是外籍員工必須努力掌握的語言能力。細緻分析可以發現，日本技能實習現場對於安全生產、熟悉作業工具、正確獲取工作指示、及時報告工作進展、處理突發狀況方面言語技能賦予較高優先順序，即外國人實習生首先必須掌握這些最為必要日語語言能力。從具體言語技能來看，聽的優先順序最高，其次是說，有時也需要讀和寫基本技能。在工作現場，準確獲取資訊和及時傳遞資訊，就工作指令進行確認及嘗試理解工作內容，表達「懂了」或「還不懂」等能力尤為重要。

2、如何實現語技並進、同步提升

面對語言、技能雙零基礎學習者，「語言+職業技能」教學資源要處理好語言、技能並進，兩種技能同步提升的核心訴求。這裡，我們從中文和日語教學中各選取一部教材進行對照說明。「中文+職業技能」教材選取國家開放大學聯合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在國內試點職業院校研發的《工業漢語·啟航篇》，原因是該教材出版較早，且後續圍繞該教材已出現研究文獻。日語方面選取技能實習生日語教學主體教材《技能實習生實用日語·綠》。

這兩本教材相似之處在於都是以訓練聽說能力為主的綜合型教材，也都是面向零水準學習者的入門級教材。不同之處，一是是否有目的語環境，《技能實習生實用日語·綠》是基於學習者是在目的語國家生活和工作這一前提，因而教學內容中有大量日常生活用語和相關表達，同時兼顧職場業務用語。《工業漢語·啟航篇》主要是為海外中資企業外籍員工設計的，旨在使外籍員工在工作中能使用漢語進行簡單技術交流，識讀中國設備上的標誌符號，看懂簡單漢語說明，瞭解中國相關生產技術標準，日常生活用語涉及較少。二是教材行文所採用的文字系統，日語教材通篇以假名呈現，極少出現漢字，而中文教材採取漢字拼音同出、在漢字上方添加拼音、中英對照呈現方式。三是涵蓋業務範圍不同。《技能實習生實用日語·綠》不對應特定業務領域，而「工業漢語」系列教材按行業、職業分冊，截至2022年10月，已陸續出版40餘種，涉及專業覆蓋光伏發電、冶金工藝、環境工程、機電、化工、建

築、電腦等眾多海外熱門建設領域。⁴⁰ 這也導致教材在設計思路上亦有所不同，前者是在通用日語能力提升基礎上向職業技能日語能力過渡，幫助學習者從零開始逐步建立起生活和業務所需最低限度的日語能力；後者遵從工業流程（宏觀）—業務活動（中觀）—操作用語（微觀）三層結構，突出實操性，重在使學習者在非目的語環境中以較為有限的語言水準為支撐完成生產任務。

相較而言，日語教材「使用者友好」特徵更為明顯。首先體現在假名的使用，教材各部分均使用假名，學習者學會五十音圖之後便可自行拼讀，大大降低了由「語」跨越到「文」的難度。其次是圖片、簡筆劃的大量使用，直觀、易懂，容易在語言形式和語言意義之間建立直接聯繫並有助於形成牢固記憶。第三是生活用途基本日語和職業專門用途日語融合在同一本教材中，注重在通用語言能力提升基礎上向專門用途語言能力過渡和銜接。第四是資源獲取便捷，可免費下載、列印；資源豐富，除主教材以外，還提供音頻、圖片、圖解等學習活動材料，以及指導教師教學的輔助文檔、多語種日語能力核查表、簡明日語說話方式指導等素材，支持對教學材料進行再編輯與再創作，具有較強開放性、靈活性與適用性，可滿足不同主體個性化教學需求，無形中擴大教學資源供給者範圍，營造出多元主體參與教學資源建設氛圍。

五、職業技能日語教學對「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啟示

（一）、做好動機管理，提高「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附加值

由職業技能日語教學經驗可知，為提高勞動技能（以便回國後有更好職業發展）和獲得更長居留期限，日語學習者一直保持著較為充足的學習動力。語言學習附加價值越高，學習動機越多元，則學習動力越強。這提示我們要注意圍繞「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加強動機管理，一是做好動機激發，努力拓展中文實用性和功能性，積極對接海外需求，根據當地經濟社會發展和中資企業本土員工培養需要，加快「中

⁴⁰ 郎琨，「助力『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數字報》，http://epaper.chinaxwcb.com/app_epaper/2023-06/12/content_99826426.html，瀏覽日期為 2024 年 11 月 21 日。

文+職業技能」項目發展；⁴¹ 二是做好動機強化與維護，更好服務學員個人成長和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據悉，部分走出去中國企業已經嘗試將職業中文能力納入企業人力資源考核指標體系，以示激勵。⁴²

（二）、提高企業參與度，豐富「中文+職業技能」施教主體

參考日語國際推廣官民並舉、企業主導之做法，在現有「中文+職業技能」校企合作模式基礎上，進一步發揮走出去企業在「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中的主導作用。2021年10月15日，教育部在對《關於應對國際中文教育面臨的挑戰和風險的提案》回復函中指出，「鼓勵國內職業教育機構、中資企業參與國際中文教育，促進職業技能與國際中文教育『走出去』融合發展，推動各國經濟發展和民心相通。」⁴³ 2022年5月1日起施行新版《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明確「國家鼓勵職業教育領域對外交流與合作」，並指出「國家發揮企業的重要辦學主體作用，推動企業深度參與職業教育，鼓勵企業舉辦高質量職業教育。」⁴⁴ 基於此，未來應進一步激發企業參與「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積極性，由企業根據自身發展需求遴選職業中文學習內容，由院校提供企業需要的培訓，由企業提供必要資金、場地和設備支援，從而實現校企供需有效對接，逐步建立起以企業為主導、職業院校為支撐的體系機制。

⁴¹ 鬱雲峰，〈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品質發展服務教育強國建設〉。

⁴² 參見全球中文教學線上交流平臺第33期公益講座趙麗霞（有色金屬工業人才中心主任助理、教育培訓處處長）所做的題為「中外在產教融合、校企互動、師資培養等領域的合作空間與可行路徑」的報告。

⁴³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2624號（教育類091號）提案答覆的函」，教育部，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yuhe/202111/t20211104_577702.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22日。

⁴⁴ 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新華社，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7日。

(三)、盤活建設教學資源，提高「中文+職業技能」教育資源可及性

《「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劃（2021-2025 年）》明確「建立由政府部門、行業組織、大型走出去企業、職業院校和出版單位共同參與、多元合作資源開發機制」。在政策牽引下，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大學、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哈爾濱開放大學、有色金屬工業人才中心等多家職業院校與行業組織陸續開發系列「中文+職業技能」教材。正式出版教學資源具有系統完備之優勢，但也有開發過程複雜、出版週期長、不利於企業及時獲得之問題。為更好滿足企業需求，應著力提高資源獲取便利性，可參考日語教材做法，走「小而美」路線，充分利用現代網路技術優勢，提供可隨時隨地免費下載的資源。以網站、論壇等形式創設教師交流平台，幫助海外本土教師得到教學方法、教學技巧、注意事項、教材使用方法等方面的有用資訊。

六、結語

語言是溝通橋樑，技能是生存和發展之必要本領。通過對比、分析中日兩國「語言+職業技能」教育異同之處，進一步明確新發展形勢對國際中文教育提出的新要求，確定繼續發揮「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基礎性、先導性、平台性作用，堅持服務企業走出去、服務職業教育國際化的發展思路。在此過程中，借鑒職業技能日語教學有益經驗，重視「中文+職業技能」學習動機激發與強化，擴大「中文+職業技能」教育受益面，以需求為導向，強化協同，提高企業參與度，優化教學資源建－用一體化機制，推動「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質量發展，進一步發揮好國際中文教育在教育強國建設、高水準對外開放和「一帶一路」建設、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重要作用。

徵引書目

一、中文專書與期刊論文

- [1] 陳曼倩、趙永生，〈「中文+職業技能」教材開發思路與實施路徑初探〉，《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4期（北京：2023.10），9-16+25。
- [2] 崔永華，〈試說漢語國際教育的新局面、新課題〉，《國際漢語教學研究》，第4期（北京：2020.10），3-8。
- [3] 高毅哲，〈攜手邁向國際中文教育美好未來〉，《中國教育報》，01版（2024.11.18）。
- [4] 賀陽，〈漢語學習動機的激發與漢語國際傳播〉，《語言文字應用》，第2期（北京：2008.05）23-31。
- [5] 胡建剛、賈益民，〈國際職場漢語教學探討〉，《世界漢語教學》，第3期（北京：2022.07），294-305。
- [6] 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職業中文能力等級標準》，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2024。
- [7] 教育項目研究組，〈構建「中文+職業技能」教育高質量發展新體系〉，《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12期（北京：2021.04），119-123。
- [8] 蔣豐，〈老齡化的日本社會能否化解外來移民新挑戰〉，《環球時報》，007版（2024.09.24），1-3。
- [9] 李泉，〈論專門用途漢語教學〉，《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北京：2011.08），110-117。
- [10] 李煒，〈工業漢語教材的研發：職業教育「走出去」背景下「中文+職業技能」教材的新探索〉，錄入姜麗萍編，《首屆專門用途中文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22。
- [11] 李怡，〈「中文+」：專門用途中文教學的新發展及問題探析〉，《國際中文教育（中英文）》，第3期（北京：2023.08），16-23+75。
- [12] 李怡，〈來華留學生就業促進與「走出去」企業本土人力資源開發協同機制研究〉，《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12期（北京：2022.04），63-70。
- [13] 李怡，〈「一帶一路」國際學生「中文+就業」能力提升研究〉，《國際學生教育

- 管理研究》，第1期（南京：2023.06），60-68。
- [14] 李怡，〈共建「一帶一路」視域下非洲來華留學生職業發展〉，《神州學人》，第11期（北京：2023.11），48-51。
- [15] 李怡，〈非洲來華留學生「中文+職業」人才培養研究〉，《全球中文發展研究》，第1期（上海：2024.07），150-163。
- [16] 李怡，〈近五年「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研究述評〉，《國際中文教育（中英文）》，第4期（北京：2024.11），102-110。
- [17] 李宇明，〈探索語言傳播規律一序「世界漢語教育叢書」〉，《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4期（昆明：2007.07），1-3。
- [18] 梁昱、盧德平，〈語言傳播推拉規律及國際中文教育政策原則〉，《國際中文教育研究》，第2期（金華：2023.09），31-44。
- [19] 梁宇、劉根芹，〈「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的現狀與展望〉，《瀋陽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期（瀋陽：2023.11），24-31。
- [20] 劉志剛，〈孔子學院多元化傳播格局及其典型案例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學與研究版）》第1期（昆明：2022.01），15-21。
- [21] 羅小如，〈埃塞俄比亞孔子學院發展特色及影響因素研究〉，《天津職業技術師範大學學報》，第3期（天津：2020.09），69-74+78。
- [22] 孟源、商若凡，〈「中文+職業技能」教育：發展脈絡、現實挑戰與路徑選擇〉，《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第29期（北京：2022.10），28-33。
- [23] 裘雯涵，〈日本擬招80萬有「特定技能」外國人〉，《解放日報》，008版（2024.03.16）。
- [24] 唐培蘭、李宇明，〈試論中文國際傳播能力〉，《中國語言戰略》，第1期（南京：2024.06），85-94。
- [25] 田中秀明，《漢語國際推廣與日語國際推廣的比較研究》，遼寧：遼寧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11。
- [26] 吳應輝，〈國際漢語教學學科建設及漢語國際傳播研究探討〉，《語言文字應用》，第3期（北京：2010.08），35-42。
- [27] 楊峻，〈日本國際交流基金語言推廣的實施情況調查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期（延吉：2020.03），55-61+141-142。
- [28] 鬱雲峰，〈推動國際中文教育高品質發展服務教育強國建設〉，《中國教育報》，

第一版（2024.11.13）。

- [29] 玉置充子、司韋，〈日本的對外語言政策、留學生政策與東南亞〉，《南洋資料譯叢》，第3期（廈門：2014.08），11-25。
- [30] 張治國，〈語言國際推廣與傳播理論探討〉，《雲南師範大學學報（對外漢語教育與研究版）》，第1期（昆明：2022.01），1-9。
- [31] 張翔如，〈日本外勞政策調整對我國的影響及應對〉，《國際經濟合作》，第6期（北京：2022.11），71-81+89。
- [32] 周燕、唐正清、陳洋、謝麗杲、孟晴，〈高職教育「政行企校」協同海外辦學運行機制探究—以中國－贊比亞職業技術學院為例〉，《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學報》，第2期（北京：2021.04），51-56。

二、網絡資源

- [1]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在留外國人統計－2023年12月末－23-12-01號表」，<https://www.e-stat.go.jp/stat-search/files?page=1&layout=datalist&toukei=00250012&tstat=000001018034&cycle=1&year=20230&month=24101212&tclass1=000001060399>，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4日。
- [2] 厚生勞動省，「外國人技能實習制度について」，<https://www.mhlw.go.jp/content/001336196.pdf>，瀏覽日期為2025年8月2日。
- [3] 厚生勞動省，「外國人雇用狀況の届出状況まとめ（令和5年10月末時點）」，https://www.mhlw.go.jp/stf/newpage_37084.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20日。
- [4] 國際人才協力機構，「關於技能實習制度的職種與作業」，<https://www.jitco.or.jp/ja/regulation/occupation.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4日。
- [5] 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中文+職業技能」教學資源建設行動計畫（2021-2025年）〉，<http://www.chinese.cn/uploads/file/20220125-1643091122329263.pdf>，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7日。
- [6] 郎琨，「助力『中文+職業技能』教育」，《中國新聞出版廣電報數字報》，http://epaper.chinaxwcb.com/app_epaper/2023-06/12/content_99826426.html，瀏覽

日期為2024年11月21日。

- [7] 人民網，「全球首家語言與職業教育學院在泰國揭牌」，人民網－國際頻道，<http://world.people.com.cn/n1/2023/0322/c1002-32648787.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7日。
- [8]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技能實習生手冊（中文－簡體版）」，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https://www.otit.go.jp/240207-002.pdf>，瀏覽日期為2025年7月8日。
- [9]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技能實習的基本理念」，https://www.otit.go.jp/info_seido/，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3日。
- [10]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日本語學習教材「げんばのにほんご」，<https://www.otit.go.jp/trainee/ja/material/genba/>，瀏覽日期為2025年8月6日。
- [11] 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關於外國人技能實習機構」，<https://www.otit.go.jp/about>，瀏覽日期為 2024年 11 月 17 日。
- [12] 外務省，「日本語教育推進に関する法律について」，<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culture/koryu/edu/index.html>，瀏覽日期為2025年7月8日。
- [13] 新華網，「習近平向2024世界中文大會致賀信」，新華社，<http://www.news.cn/politics/leaders/20241115/c07ac339927e49d88c0abf0e11116d93/c.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5日。
- [14] 中國政府網，「孫春蘭出席國際中文教育大會並發表主旨演講」，新華社，https://www.gov.cn/guowuyuan/2019-12/09/content_5459817.htm，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3日。
- [15] 中國政府網，「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教育法」，https://www.gov.cn/xinwen/2022-04/21/content_5686375.htm，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7日。
- [16]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商務部、國家統計局和國家外匯管理局聯合發佈《2023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http://fec.mofcom.gov.cn/article/tjsj/tjgb/202409/20240903537810.shtml>，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21日。
-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關於政協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第2624號

（ 教 育 類 091 號 ） 提 案 答 覆 的 函 」 ，
http://www.moe.gov.cn/jyb_xxgk/xxgk_jyta/ytu/202111/t20211104_577702.htm ，
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22日。

- [18] 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新聞發佈會介紹2024年世界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大會有關情況」，
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4/56283/twwd/202411/t20241114_1162957.html ，
瀏覽日期為2024年11月17日。

作者簡介

李怡，北京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講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國際中文教育、專門用途中文教學與語言國際傳播

通訊地址：北京市朝陽區平樂園 100 號北京工業大學外國語學院

通訊電郵：lilyraul2000@aliyun.com